

時敷陳古誼因
析不可復并
場之俗
次則扶策望
入耳之言
云告以
慨不幸
清氣體頤養

譚嗣同真迹

文操 編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文
操
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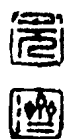
譚嗣同真蹟

一九五五年五月

張元濟

題

時年九十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譚嗣同真迹

文 操 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13.25 插頁 4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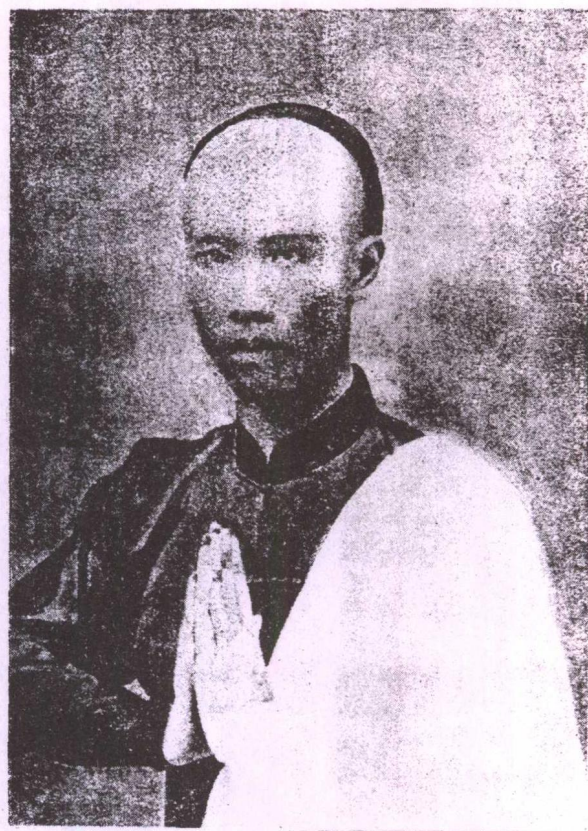
印數: 1-1500

ISBN 7-5325-2410-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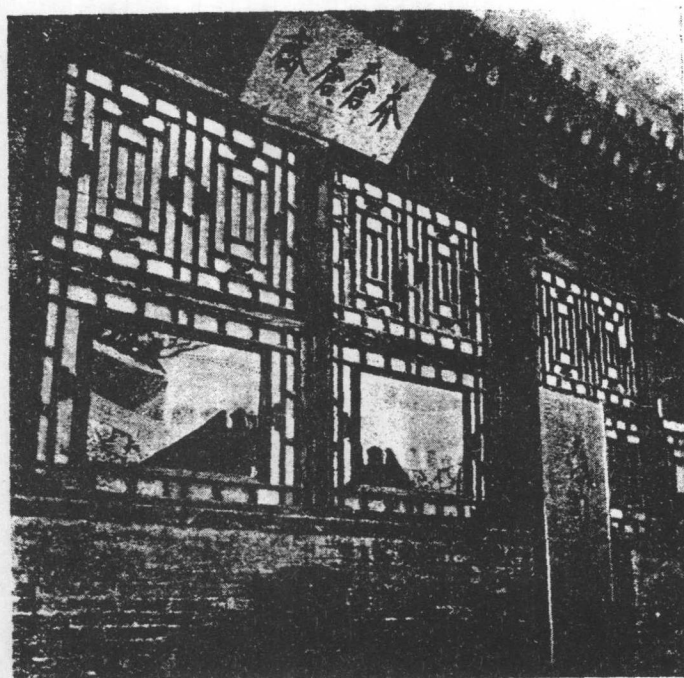
K·267 定價: 56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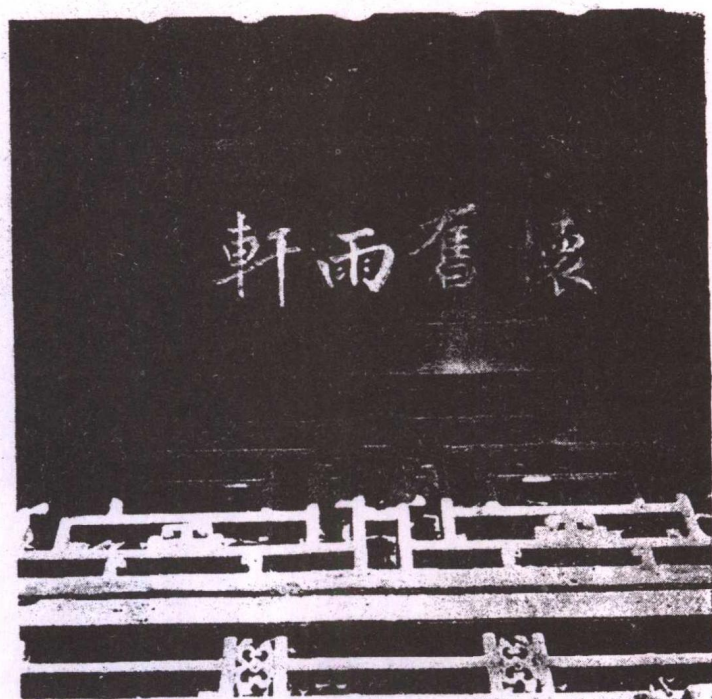
一 影 遺 同 嗣 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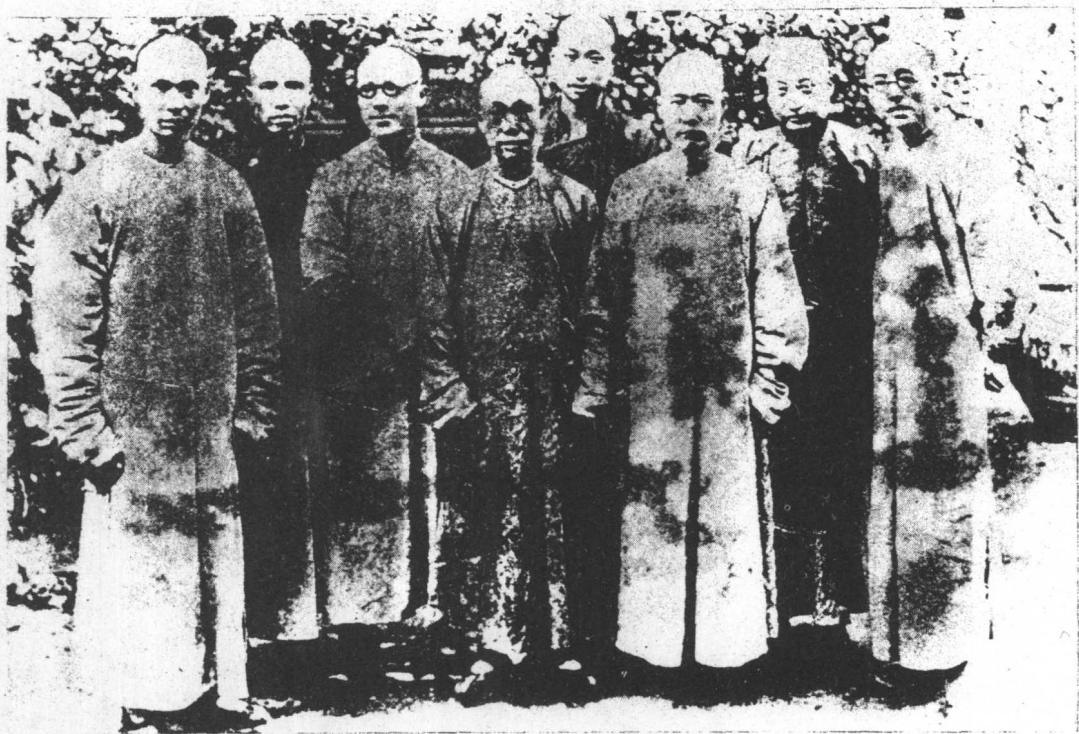
譚 嗣 同 遺 影 二



譚氏書齋：莽蒼蒼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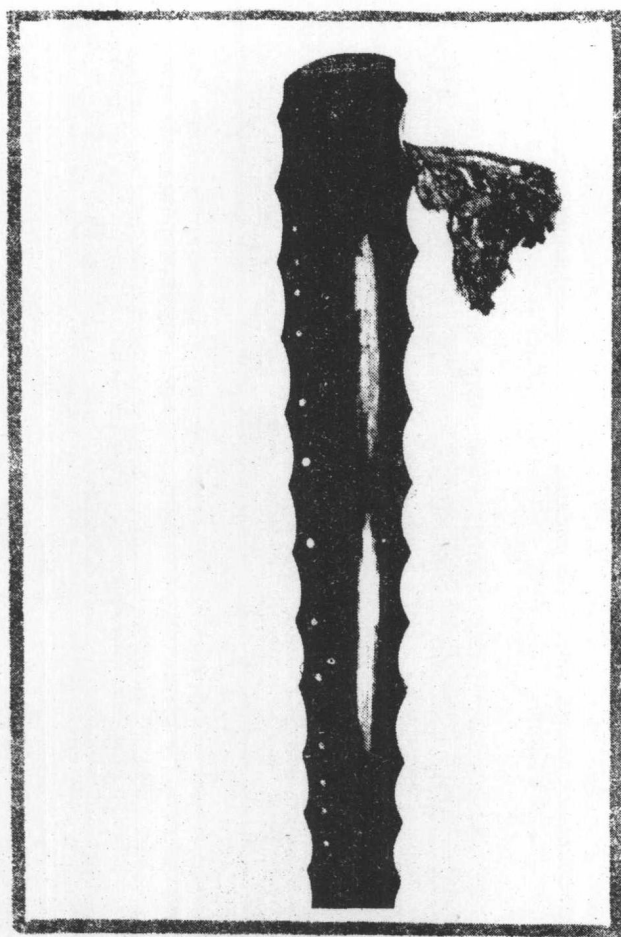
譚氏客廳：懷舊雨軒



湖南時務學堂教習，自左至右：葉覺邁、譚嗣同、王史、歐榘甲、
熊希齡、韓文舉、唐才常、李維格。

譚
嗣
同

譚嗣同手書名刺



譚氏監製之霹靂琴



霹靂琴上的《殘雷》詩銘文

銅造 像 軀 一 壯飛 拓



藏所氏譚陽

面處影末隨寫同開譚

再版說明

譚嗣同（一八六五——一八九八），字復生，號壯飛，湖南瀏陽人，爲戊戌六君子之一。生平著述多種，其中首推《仁學》，學者稱爲晚清思想界的「彗星」。

譚氏以詩文名家，書法則別具風韻，出入魏晉，參以漢隸。至今留傳下來的真迹，除詩扇冊頁外，主要爲與師友論學等書簡，落筆挺拔，揮灑自如，于蒼勁中洋溢著「衝決網羅」的豪情，字如其人，爲世所重。

本書始印于五十年代，此後承諸友好提供了譚氏遺墨、遺藏等十餘件，大都向所未見。近因各方敦促，遂予增訂。計有：

圖 版

一、寫贈宋恕（字平子，號燕生）扇面。光緒二十二年丙申（一八九六），譚氏由南京來上海，會晤孫寶瑄（仲璵）、宋燕生諸友，宋恕贈以七律二首：

五十年來數壯夫，南州一郭聖人徒。神交昔墮千行淚，聲應今傳萬字書。重障已空羸火後，至悲猶有屈風餘。洞庭如鏡知何日，且喜湘陰道不孤。

海外文明望九夷，書終秦誓豈先知？微言孔子何曾絕，大義劉興漸不支。博士說行人盡婢，真儒身隱世無師。因君感觸平生怨，太息神州運若斯！

譚氏不日返南京，作詩奉和，書扇贈答。六十年代初，田家英同志購得此扇，盛稱爲譚氏書法藝術精品，倍加珍視，特由京攜滬，托上海博物館予以複製，並希我于將來《真迹》再版時納入。家英已于「文革」初遭迫害慘死，今遵其遺意，印在卷端，以不負故友之厚望。原件已由田夫人董邊同志，于數年前捐獻給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。

二、霹靂琴，身爲桐木，藏故宮博物院。琴腹刻「霹靂琴第式 光緒十六年瀏陽譚嗣同復生甫監製」，琴背刻《殘雷》詩：

破天一聲揮大斧，幹斷柯折皮骨腐。縱作良材遇已苦，遇已苦，嗚咽哀鳴莽終古！

此琴照片刊北京《紫禁城》雙月刊一九八三年第二期（總第十八期），今據以轉載。

三、譚氏自製用箋，手署「銅造像一軀 壯飛拓」，像爲北周天和六年（五七二）造。此係義寧陳氏舊藏，後爲同事沈宗威先生所得，蒙于生前贈我，盛情可感，現照原大影印。

書 簡

一、上大伯父母（譚繼昇夫婦）書四通，此爲傳世譚氏最早的書信手迹，致李閨夫人書三通，致張薊雲書，致鄒岳生書，信封三枚。以上均爲湖南省博物館藏品。

二、致盛宣懷書二通，分別見香港出版的《近代名人手札精品》、《近代名人手札真迹》，爲老友湯志鈞和王征先生複印寄我。

三、寄友，收件人不詳，爲當年從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所拍的照片，始印時遺漏。此件現藏上海圖書館。

最後，向蒙允攝影藏品的湖南省博物館，熱情支持本書再版的湯志鈞先生、王征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統此表示感謝！至于有關書簡的寫作年份，是我所推定的，如有不當，懇請讀者指正！

初版說明

《譚嗣同全集》，是解放前我和蔡尚思教授編輯的。當時費了很大精力和經歷了很多周折，才從各地徵集到譚氏的手札和詩篇真迹，其中很多是從未發表過的。在該書編完後，我就把這些真迹掇集起來，準備影印。當時解放大軍大舉南下，上海白色恐怖十分嚴重，我們的處境很困危，更重要的是大家忙於現實鬥爭，因此，就把影印的工作擱置了下來。

今年正是譚氏誕生九十周年，爲了紀念這位「衝決網羅」、「橫刀向天笑」地走上斷頭台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傑出的啓蒙思想家，爲了保存文獻和使這批寶貴的史料能够流傳，就把它撿了出來，加上近來新發現的譚氏手札，一起輯印。

現在把輯印的各頁，作一些必要的說明：

圖 版

(一)譚氏遺影兩幀，前者爲譚氏家藏，承譚嗣同之孫譚訓聰先生寄我的；後者據傳世譚作印本複製。

(二)莽蒼蒼齋，是譚氏的書齋（譚氏有《莽蒼蒼齋詩集》）。懷舊雨軒在莽蒼蒼齋之旁，是譚氏的客廳，均在北京瀏陽會館內。

(三)湖南時務學堂，創於一八九七年（光緒二十三年），次年戊戌政變，在八月後無形解體。這張照片攝於一八九八年春夏之交。自左至右：葉覺邁、譚嗣同、王史、歐榘甲、熊希齡、韓文舉、唐才常、李維格。大都爲時務學堂教習。

(四)譚嗣同名刺，爲譚氏手筆。他是學《曹子建碑》的。這是從《近代湘賢手札》上複印的。

(一)致劉淞芙書五通，均作於一八九四年。此中有二通爲李鳳池先生所珍藏，其餘均輯自現已很少見到的清朝末年或民國初年出版的《譚嗣同先生遺墨》。

(二)致歐陽瓣蘊書三通，均作於一八九七年。其中兩通是解放前借歐陽予倩先生所珍藏的原件攝製。另一萬言長函，即「北游訪學記」，一九三六年宣和印社曾有影印本，聞印得很少，這是借鄭振鐸先生的藏本複印的。

(三)致汪康年、梁啟超等書共十三通，均作於一八九七年，爲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珍藏，這是根據原件印製的。

(四)致徐積餘書，爲解放初新發現，亦爲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珍藏。

(五)致龍萸溪書六通，作於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間。這是從《近代湘賢手札》中輯出來的。

(六)獄中遺書三通，譚氏在繫獄後，據當時的獄卒劉一鳴說，他意氣揚揚，繞室閒步，屢屢自地上撿起獄中代更的香燭，在壁上題寫。獄卒問他做什麼？譚笑答：作詩。可是獄卒不認得字，不知道他寫的什麼而又別無知者。這幾通遺書是譚氏在獄中傳遞出來的最後的真迹，原件寫在極粗劣的紙上，亦是根據譚訓聰先生寄贈的照片翻印。

詩

譚氏很早就看不起時文，在十二歲時，他父親督促他做時文，他就在課本上寫了「豈有此理」四字。《送別仲兄泗生赴秦隴省父》詩，作於一八七九年，時譚氏十五歲。《金陵聽法詩》，原件藏李鳳池先生處，這是根據解放前李先生所寄來照片攝製的。

《江標（建霞）修書圖》，係吳大澂手筆。圖上題詩的除譚氏外，尚有梁啟超及樊鍾等多篇。本